



大溪遗址的彩陶碎片，蕴藏着新石器时代的烟火，再现着曾经“川盐济楚”水陆要道的繁华大昌古镇——

巫山深处的袖珍古城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玲漫



我与大昌的交集很少。我生长于巫山之南，大昌坐落在巫山之北。但对于它，我又总是心生向往。

“大昌”之名，自古有之，曾与“泰昌”交替，最终定名为“大昌”。《说文》里说，“泰，滑也”，是通顺、安宁的意思；汉字里的“大”，形如伸臂展足的人，顶天立地，有着天地间最质朴的博大，更是对生命格局的最初雏形，有包容，是气象。我以为，无论“泰昌”还是“大昌”，都藏着最质朴的智慧。

1 袖珍古城的文明密码

细究巫山，凡地名中与“大”有关者，都曾是文明发祥地，繁衍着人类生存的密码。大昌、大庙、大溪三座带“大”的古镇，绝非偶然排布。大庙龙骨坡的“巫山人”化石，将东亚人类的足迹推至214万年前，让我们穿越时空，读懂“天人合一”的生存智慧；大溪遗址的彩陶碎片，蕴藏着新石器时代的烟火，再现着曾经“川盐济楚”的水陆要道之繁华；而大昌，这座重生的袖珍古城，古驿道痕迹尘封着周商巴人部落的烟火岁月，民间戏谑说“我连大昌就去过的，还怕你啊”，这不只是贫乏岁月里的敬畏，更是对“大”格局的向往。一个“大”字，我们仿佛依然看见当年客商的纤夫号子震碎晨雾暮霞，骡马的铃铛摇落春花秋月，繁华的商贾之道里是“和而不同”的交融，也是“和合”发展的智慧；一个“大”字，串联着天地乾坤的能量，结晶着巫山山水的魂魄，在长江文明与大宁河山脉交汇处吞吐历史的云烟，涵养江峡的灵气。

大昌，是一座长在巴楚文明经纬里的灵秀之地。在金戈铁马的烽火里，它见证过巴楚文明的更迭；在茹毛饮血的荒芜里，它承载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……这份沉甸甸的记忆之重，已经化作磅礴之力，承载在大昌古城南门那棵数百年黄葛树的根系里。你看它庞大的根系从城墙蔓延到泥土，长成了“何以为大”的见证。它的根虬结盘绕，牢牢抓住城墙下的泥土；它的冠亭亭如盖，荫庇树下来来往往的人生。它看过商贾云集、舟楫如梭的码头繁华，也听过移民离乡时舱板上压抑的呜咽。如今，它依旧立在那里，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，精神焕发、深邃笃定、睿智从容。枝叶间挂满人们祈福的红绸，叶子在夜风里沙沙作响，像是祝福的低语，又像是百般疼爱的抚慰。

2 古城宛若江南温婉女子

向着一片温暖的灯火走去，那里就是大昌古城。

恰逢夜色渐浓，南门的城楼只剩下一个

巍峨的、沉默的剪影。门洞像一只深邃的眼，望着我，也望着面前这一片新生的、荡漾的湖水。进了城，时间仿佛骤然放缓了流速。青石板的街面，被岁月磨出了温润的光泽，在两侧屋檐下灯笼的映照下，泛着幽幽的亮光。两旁老屋的木门虚掩着，雕花的窗棂后似乎还在透出电视机明蓝的光，或是絮絮的谈话声。那声音也是旧的，软软的，为此地特有的腔调。那些精心修缮的老宅里，开起了书屋与茶馆；百年老字号的“大昌雪枣”甜点，被装进雅致的礼盒。忽然，一声清亮的吆喝声划破了这静谧：“豆花儿——热的！”那尾音拖得长长的，在曲折的街巷里撞了几下，颤巍巍地荡开，竟分不清是来自眼前的巷口，还是从古代某个夜晚一路穿越而来。

整座古城十分安详。外表是静的，宛若江南温婉的女子，这份静谧里渗透着古朴。驻足凝视，或徐步轻抚它的每一寸木纹瓦泥，你能感触到它内里却有一股子韧劲，一股子包容新生的大气。而城外，新老街区的烟火正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。

大昌的山水是自带灵气的，动静之间自成韵味。出得那卡门，风便软了性子。石阶陡峭蜿蜒，一步步往下探，竟探进了红叶的梦里。九龙谷的红叶，不如朱砂那般殷红，倒是陈年的胭脂，被岁月晕开了，一层一层地晕在黛青的山色上。阳光是识趣的，并不哗啦啦地泼下来，只从那些密密匝匝的叶隙间，挑那最薄、最透的所在，纤细地漏下几缕。那光便成了一圈圈金线，闪闪的，时而落在铺了厚厚一层落叶的地上，我想应是古代遗失的黄金白银散化成了这些细碎的金箔吧。风过时，满山谷的叶子便簌簌地响，那金线也跟着颤，明明灭灭的，恍恍惚惚的，让人疑心是走进了古时的旧梦里。我兴奋得迈不开脚步，举起手机胡乱地拍，每一帧都是大片的感觉。心头不觉升腾起一个念头——这片土地，守住一谷的红叶，是否也像当年那“一夫当关”的将士，守住了一些更柔软、更恒久的东西呢？

3 大昌湖落霞与孤鹜齐飞

沿山谷而上，攀援着一段陡峭小径，

便来到九龙柱旁的乳山之巔，景致便换了人间。先前的幽深孤峭，忽然被一片开阔的明亮所取代。四周群山傲立，独留这一方小小的山巔，刚好垒出一片平坦之地，栅栏周围几簇树叶正在阳光下肆无忌惮地绽放着无与伦比的红艳，映衬着蓝天白云，好一个迷你的会客厅。端坐在九龙柱峭壁上旁逸斜出的几枝红叶之下，或是冥想，或驻足仰望，或斜躺放松，无论是哪一种姿势，都足以让你放松肉身的负累，就像同行的吴老师那般，毫不犹豫地褪去羽绒服的包裹，裸露出双肩背靠九龙柱，恣意地亲近自然，满满的松弛感。

大昌湖是个新湖。三峡蓄水后，江水漫上来，形成了碧玉般的湿地湖。每当落晖暮尔，晚霞正烧得热烈，从绛紫到金红，再到一抹柔和的藕荷水草，层层地、慷慨地铺满了半边天。那光映在水上，是漾开的，是颤动的，一整湖的碎金与流火。忽而有水鸟掠过，翅尖划破那炫目的锦缎，带起一串晶莹的水珠。它们不疾不徐，最终落向远处水中央一叶小小的旧舟上。那舟，该是渔舟罢，如今寂寂地泊着，成了水鸟歇脚的孤岛。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不觉间，那句人尽皆知的名句脱口而出。而眼前，不再有望不尽的寥廓与怅然，而是“落霞与群鸟同栖，新水共古城一梦”的祥和。

思绪遥接千载，曾经响彻湖面的渔歌互答，那炊烟袅袅的临水人家，都沉在了这脉脉的碧波之下。这湖，没收了夕阳，也没收了一整个沉入水底的昨天。幸而，根脉还在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新生，就像那悠悠的小红船，载着出发与归期在渡口守望轮回。

4 古城在氤氲烟火中新生

大昌懂得在跌宕中从容、在变迁中积蓄新生的力量，也懂得顺应自然、厚积薄发。方家槽的养牛场便见证了另一种守望与回归的智慧。

过去，方家槽很穷。“有女莫嫁方家

槽，三个月豌豆九个月苕”，歌谣像一根刺，扎在方家槽人的心上好多年。方家槽有个营盘村，村里的一位大姐告诉我，以前的方家槽路不通，村子里的人只出不进，留不住人。前几年路通了，现在的方家槽大不一样了。从她爽朗的笑声里，我听出了苦尽甘来的扬眉吐气。

宽敞的道路，新修的屋舍，静默里透着一股子新生的劲儿。两位耄耋老人携手在路边唠嗑，那份满足感与晨曦沾切得就如熨烫了一般。

最生动的风景，却要数那肉牛场。暖洋洋的圈舍里，音乐悠扬。对于我们的突然造访，满圈群牛一点儿不惊奇，自顾嬉戏。一头棕黄色的小牛犊依偎着一个小男孩。男孩的手怯生生地抚着牛犊湿润的鼻梁，牛犊便伸出舌头，温存地舔舐孩子的手心。他们彼此对望着，眼里是没有一丝尘埃的澄澈与信任。听镇上的工作人员介绍，这个曾经贫瘠的营盘村，如今已经成了“亿元村”。我忽然

懂了，从张献忠时期“一夫当关”的卡门，到袖珍古城的氤氲烟火，这些守望里藏着的不仅有执着，更有这份愿意回归的本真。唯有这般心甘情愿，才能让一片土地真正地生出根脉、焕发生机。

夜深之际，踏上归途。再次穿过古城南门的门洞，回望城内，灯火星星点点；前看城外，湖水在黛色的夜空下，泛着细碎的梦幻。这古城、这门、这湖，连同那沉睡于水下的过往，呈现出无比的宁静。那宁静，来自山水的濡染，来自历史岁月的传承，也来自那些默默扎根、认真生活的人们。而我，不过是这场岁月长歌中的过客，却被这方山水里的智慧动容，甘愿沉醉在这诗意与烟火交织的梦境里。



古镇一角



古镇与湖



大昌古镇南門



古镇一角



千年古镇焕发生机